

【风云人物传记丛书】

SAQIEERFU RENZHUAN

撒切尔夫人传

〔英〕玛格丽特撒切尔著
李宏强译

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

花城出版社

风云人物传记丛书

SAQIEERFURENZHUAN

南唐

撒切尔夫人的传记

「英」玛格丽特·撒切尔著
李宏强译

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撒切尔夫人传 / [英] 玛格丽特·撒切尔著; 李宏强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6. 1

(风云人物传记丛书)

ISBN 7 - 5360 - 2664 - 1

I. 撒… II. ①撒…②李… III. 风云人物—撒切尔夫人—传记
IV. I53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2566 号

撒 切 尔 夫 人 传

作 者: 玛格丽特·撒切尔

译 者: 李宏强

责任编辑: 秦 颖

封面设计: 腾飞工作室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社 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邮 编: 51007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6 印

字 数: 51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360 - 2664 - 1/I · 2275

印 数: 1 - 5000 册

定 价: 36.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章 在乡村度过的童年岁月

格兰瑟姆小镇:1925 ~ 1943 年..... 1

第二章 求学牛津

牛津大学:1943 ~ 1947 年 27

第三章 成家立业

婚姻、家庭、法律和政治:1947 ~ 1959 年 47

1. 初涉政坛 47
2. 婚姻、家庭和法律 58
3. 苏伊士运河事件及之后 67
4. 芬奇利之路 73

第四章 外面的世界

担任后座议员和政务次官:1959 ~ 1964 年 80

1. 终于有了自家的花园 80
2. 新手立法 84
3. 右翼中的左派 89
4. 政府任职 93
5. 重新在野 98

第五章 满是阴影的世界

沦为反对党:1964 ~ 1970 年 104

1. 换掉钢琴手 104



撒切尔夫人传

- 2. 攻击财政部 107
- 3. 特德和伊诺克 112
- 4. 走向未来之路 118
- 5. 塞尔兹登女人 123

第六章 老师讨厌的人

- 担任教育大臣:1970~1974年 129
- 1. 最初的印象 129
- 2. 有关文法学校的错误 131
- 3. 科学和教师培训 136
- 4. 供应牛奶事件 140
- 5. 学生都是王子 145
- 6. 磨难,还是磨难 147
- 7. 现实的打击 150

第七章 极大的教训

- 希思政府:1970~1974年 152
- 1. 快乐而充满自信的早晨 152
- 2. 在劳斯莱斯公司上采取的政策 159
- 3. 从帝国到欧洲 163
- 4. 逆转的路程 167
- 5. 太过头的“U”型大逆转 175
- 6. 自食恶果 182

第八章 抓住关键的时机

- 1974年10月的大选和竞选保守党领袖 190
- 1. 百分之九点五的解决方案 190
- 2. 第一次反思 198
- 3. 特德孤注一掷 204
- 4. 基思隐退 207
- 5. 威斯敏斯特的小动荡 216



第九章 崎岖的征程

担任反对党领袖:1975年2月~1977年3月	225
1. 组建影子内阁	225
2. 机器政治	232
3. 往昔的束缚	236
4. 在野之难	243
5. 占领制高点	253
6. 自由党和工党走向结盟	257

第十章 缓和还是失败?

对外政策和访问:1975~1979年	264
1. 欧洲	264
2. 东方和西方	278
3. 中东	298
4. 亚洲与远东	306
5. 事后的思考	313

第十一章 初掌党权

担任反对党领袖:1977年3月~1979年3月	315
1. 愉快的插曲	315
2. 格伦威克事件	318
3. 脱离收入政策	322
4. 移民问题	324
5. 没有选举的1978年	327
6. 分裂和造反	331
7. 工党的报应	335
8. 政府的垮台	343
9. 艾雷	346

第十二章 只有一次机会……

1979年的大选运动	347
1. 明确主题	347
2. 组织竞选运动	352
3. 竞选第一周——D—21日至D—14日	357



撒切尔夫人传

- 4. 竞选第二周——D—14日至D—7日 359
- 5. 竞选第三周——D—7日至D日 364

第十三章 布鲁日还是布鲁塞尔

- 对欧洲的政策 373
- 1. 狭隘的国际主义 373
- 2. 走向马斯特里赫特 375
- 3.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381
- 4. 另一个欧洲 387
- 5. 新的开始 393

第十四章 新世界的混乱状态

- 外交政策和防务 402
- 1. 愉快的心情遭受打击 402
- 2. 保守党外交政策的原则 409
- 3. 民族, 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 412
- 4. 促进自由 417
- 5. 强大的防务 419

第十五章 回归美德

- 强化家庭观念、抑制对福利的依赖、减少犯罪等政策 ...
..... 425
- 1. 一直在进行的辩论 425
- 2. 犯罪在增加 427
- 3. 日益依赖福利 429
- 4. 家庭的不幸 433
- 5. 犯罪行为循环论 435
- 6. 用美德对抗邪恶 437
- 7. 减少犯罪 440
- 8. 抑制对福利的依赖 441
- 9. 巩固家庭 443



第十六章 促进自由企业制度的变革

经济政策	446
1. 经济学的背后	446
2. 80年代的英国	448
3. 为什么是西方?	456
4. 拉丁美洲	457
5. 亚太地区	459
6. 非洲问题	461
7. 中欧和东欧	463
8. 两种模式——美国和德国	466
9. “稳定”的诱惑	468



第一章 在乡村度过的童年岁月

格兰瑟姆小镇:1925 ~ 1943 年

从我记事时起,第一个清晰的记忆就是小镇的交通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被放在一个婴儿车里推着,穿过小镇到公园里去。路上我肯定感受到了格兰瑟姆小镇的喧闹和繁忙,那些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场景是一种令人激动和兴奋的:颜色、车辆、人流以及巨大的嘈杂声的混和感受——然而,说来也许有些荒谬,这最早的记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记忆。这是我首次置身于外部世界,所以我肯定非常喜欢这种感觉。

至于那些不太清楚的记忆,我们中大多数人在回忆童年岁月时可能都会有某种朦胧的感觉。我对童年的记忆是一种田园牧歌似的朦胧感觉:阳光穿过菩提树叶子的间隙照进我家的客厅里,我的母亲,我的姐姐,或者是在店里干活的某个人总是在我的身边,不时地过来抱抱我,或者给我一块糖果来哄我安静下来。家里人常说我小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我的政敌们恐怕很难相信这一点。但是,我可并没有降生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家庭里。

罗伯茨家族连续四代都在北安普敦郡做鞋匠,这个地区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制鞋业中心。我的父亲原本想做一名教师,但是在他十三岁的时候就被迫辍学了,因为家里供不起他继续上学。辍学后,他又到昂德尔去打工,那是一所相当好的公学(也就是私立学校)。多年之后,当我在下议院接受质询时,埃里克·赫弗——一位来自左翼工党的下院议员,也是经常与我争论的老对手——为了拉拢工人阶级,说他父亲曾经在昂德尔学校当过木匠。但是,当我说到我的父亲曾在那个学校的食品糖果店里工作过时,他一下子就哑口无言了。

我的父亲换过很多工作,但我想大多数可能都是在食品杂货店里打工。直到1913年,他才在格兰瑟姆当上了一家食品杂货店的经理。后



撒切尔夫人传

来他还常常说起那时的事情。当时他一周只能挣到十四先令，其中十二先令要用来支付食宿费用，另外要攒下一先令，直到那时，他才有剩下的那一先令零花钱。一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他至少六次报名参军，但是每次都因为体检不合格而未能如愿。但他的弟弟爱德华却参了军，1917年，他在萨洛尼卡服役时阵亡了。在英国，很少有家庭没有蒙受这种丧失亲人的痛苦。战后，全英国都会在荣军纪念日那天举行庄严而盛大的纪念活动。

来到格兰瑟姆四年之后，我父亲在当地的卫理公会教堂里认识了我的母亲比阿特里斯·埃塞尔·斯蒂芬森。她是一个裁缝，自己开了一个小店，1917年5月，他们在相识的那个教堂里举行了婚礼。1921年，我的姐姐穆里尔出生了。

我的母亲也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到1919年的时候，他们通过抵押贷款在北帕拉德盘下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店面，并在这间店面的楼上安了家。1923年，我父亲在亨廷塔尔路上开了第二间店面——这间店面就在我后来就读的小学的对面。1925年10月13日，我就出生在北帕拉德那间店面的楼上。

同年，我父亲又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生意，他把与我们在北帕拉德的商店相邻的两栋房子买了下来。我们家的店面和房屋坐落在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而那条铁路干线——格兰瑟姆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距我家也只是一百码之遥。当“苏格兰飞人”呼啸而过时，我们还能趁机来给我们家的时钟对一对时间呢！当时，我最为遗憾的是我们家没有自己的花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父亲才在北帕拉德更远一些的地方买了一套带一个长条形花园的房子，这可是我们全家企盼了好几年的事啊。

“楼下店面楼上家”的生活可不是用这一句话就能概括的，有过这种经历的人都知道，这种生活方式可是独具特色。首先一点，你一天到晚都在上班。不管是在夜里的任何时间，还是在周末，只要人们的咸肉、糖、黄油或是鸡蛋吃完了，他们就会来敲你的门。我们家人都清楚，我们是靠为顾客提供服务来谋生的，所以抱怨是没有用的——因此也没有人为此抱怨。当然，除了这些临时来买东西的顾客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经常性的老顾客。对于这些经常性的顾客，父亲或者伙计们——我们在北帕拉德的店里雇有三个伙计，在亨廷塔尔路的店里也雇有伙计——通常会主动上门去取他们的订货单。有的时候我母亲也会去，这时她就会带着穆里尔和我一起去，这样，我和姐姐就认识了镇上的许多人。

毫无疑问，我们当然不可能关了店面全家外出去度长假，但通常我

第一章 在乡村度过的童年岁月



们会到当地的海滨疗养地斯凯格内斯去度假。但是,父亲和母亲的度假时间必须要错开。父亲每年外出去度一周假,他会到斯凯格内斯去参加他最喜欢的保龄球锦标赛。与其他的生活方式相比,这种“楼下店面楼上家”的生活让孩子们能够更多地见到父母。无论是吃早饭和午饭时,还是喝下午茶或者吃晚饭时,我都能见到父亲。与其他的家庭相比,我们有更多的时间交谈,我对此一直心存感激。

我父亲是个经营杂货店的专家。他总是努力购进质量最好的货品,而商店本身的布置也能说明这一点。柜台的后面是三排精致的用桃花心木做成的盛调味料的柜橱,上面的铜质把手闪闪发亮。柜橱上面放着大个儿的黑漆茶罐。有时候,我分到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茶叶、糖或者饼干从大袋子里或者盒子里取出来并分装成重量为一磅或两磅的小袋。我家有一间凉爽的后房,我们都叫它“老面包房”,那里挂着一排排的咸肉,这些肉都要剔骨并切成薄片。所以,整个家里都能闻到香料、咖啡和熏火腿的诱人香味。

我们家是一个踏实、严谨、笃信宗教的家庭。父亲和母亲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实际上,我父亲在格兰瑟姆及其周边地区还是一个不担任神职的传教士。他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传教士,他的布道包含很多知识性的内容。但是,当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在这些场合要用一种“布道的语调”时,他竟然大吃一惊。我想他自己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这是对福音的一种下意识的虔诚,与他在安排卫理公会的事务或者讨论时事时的平淡声调是大不相同的。

我们的生活都是围绕卫理公会教展开的。星期天上午十一点,全家都要去教堂做早礼拜。但是在此之前,我还得去主日学校,下午也要去主日学校。后来,大约从十二岁时起,我就为唱赞美诗的小孩子们进行钢琴伴奏了。那时,我的父母通常还会去教堂做周日的晚礼拜。

我发现这种活动太多了也不好,我记得有几次也曾想法逃避。但是,当我对父亲说我也想像朋友们那样可以不去教堂而是出去散散步的时候,父亲就会回答说:“永远不要只因为别人这么做,你也要这么做。”事实上,这是他的口头禅之一——当我提出想学跳舞时,或者有时当我提出想去看电影或外出到某个地方去玩时,他就会这么说。不管当时我的感受如何,正如我的父亲那样,这种观点也支撑着我。

然而,我父亲的责任感也有其温柔的一面,这可并不是人人都有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些年,穷人的日子是非常艰难的,即使是那些先前因勤奋工作而小有积蓄,并且赢得了一定尊敬和声誉的人家,生活也过得不那么轻松。他们就好像生活在刀刃上一样,总在担心一旦出



撒切尔夫人传

现什么变故,或者在节俭和勤奋的标准上稍有松懈,就可能会背上债务负担并陷入贫困。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常常使那些本来可以成为好人们的人们变得冷酷无情,对人也缺少宽容。记得我父亲曾与一位教友讨论起一位朋友的“不肖之子”。他把父母的积蓄挥霍殆尽,自己也变得身无分文,带着年纪尚幼的孩子来到了父母的家门口。那位教友的观点很明确:那个儿子是个不肖之子,并且永远也不会变好了,应该把他赶出家门。而我父亲的回答至今仍然让我记忆犹新,他说:不应当这样,儿子永远是儿子,当他回到家里时,理应得到家人全部的爱和温暖。不管发生什么事,人总得有家可归才行。

由此可见,我的父亲是一个很坚持原则的人——我母亲也这样说:“你父亲总是坚持他的原则。”——但是,他认为在应用这些原则的时候不能让其他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他在当镇议员以及后来当市议员时就体现出了这一点。当时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安息日应当安排什么样的活动。在那个年代,在格兰瑟姆以及其他绝大多数地方,电影院在安息日都是不开放的。但在大战期间,我父亲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做法:他支持电影院在星期天开放,这样可以使小镇附近的驻军既有地方可去,同时又不打搅那些想在安息日里安静一点并能去做祷告的人们。同时,他极力反对(尽管最后没有成功)开放公园让人们进行文体活动。他认为那样会破坏别人的安宁。他主张应当把星期天留作一个特殊的日子,但同时在具体做法上又有灵活性。我虽然没有被他说服,但即使作为一个女孩,我也能够体会到这些限制的必要性:直到现在,我还是非常赞赏父亲的做法,父亲是个有高度原则性的人,但在具体的环境下还是能够在这件事上做出很大的让步。

从幼年时起,这些正直的品质就被慢慢地灌输进了我的头脑,那就是不要因为别人不同意或者可能不被人喜欢而改变自己的信念。1936年,在我十一岁的时候,我得到了一本《毕比年刊》。约瑟夫·毕比是利物浦的一个食品制造商,他用自己的劳动积累了一笔数量可观的家产,于是使用其中的一部分办了一本宗教杂志。这本杂志的内容是一种稀奇古怪的组合,既有人物介绍,也有朴素的哲理和宗教方面的内容,还有漂亮的名画复制品。当时我年纪还小,不知道他宣扬的是通神论。但不管怎样,这本年刊是我最为珍贵的物品之一。首先,我从中学到了一些诗歌,直到现在我发表即席讲话时还时常引用,因为它们体现了我在成长过程中的许多感受。

一条船漂向东方,另一条船却驶向西方,

第一章 在乡村度过的童年岁月



吹动它们的是同一阵风；
但却是船上的帆，而不是风，
决定了船的航向。

——埃拉·惠勒·威尔考克斯

再如：

伟人们取得并维持的成就，
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当同行者还在熟睡时，
他们已在深夜里艰难地攀登了。

——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

不知道是因为从小就接触到了《毕比年刊》还是出于天性，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诗歌。让我感到自豪的是，十岁时在格兰瑟姆举行的威尔士诗歌音乐比赛年会上，我就朗诵了诗歌并获了奖（我朗诵了约翰·德林克沃特的《月光照耀下的苹果》和沃尔特·德拉梅尔的《旅行者》）。不久之后的一天，我去一个顾客家里取杂货定货单，当我在门口叫门的时候，有人送给我一本弥尔顿的诗集，这个人可能知道诗歌对我是多么的重要。这本书我一直保留至今。在战争的头几年，我常随一个表演队到附近的村子里去演出，朗诵《牛津英国诗集》中的诗歌——这本书我也是至今带在身边。当然，卫理公会也为我提供了一些卫斯理的赞美诗，也是非常优美的宗教诗歌。

宗教活动在格兰瑟姆非常活跃，而且，在泛基督主义之前，各派之间互视对方为竞争对手。镇上有三个卫理公会的小教堂，还有圣伍尔夫拉姆英国圣公会教堂——按照当地的传说，这个教堂的高度在英格兰排名第六——还有一个罗马天主教教堂，就在我们家的对面。在孩子们看来，天主教徒的生活很开心的时间好像最多。我非常嫉妒那些信奉天主教的年轻女孩，她们在第一次参加圣餐会的时候就可以穿上镶着漂亮缎带的白色礼服，手里还提着一篮子花。相比之下，卫理公会的教徒们的穿戴就要简朴得多，如果谁穿一件带缎带的衣服，一个年老的教友就会摇着头警告说，这是“向罗马迈出了第一步”。

卫理公会教徒虽然不穿带缎带的衣服，但他们的生活也远不像今天人们想像的那么枯燥无味。这个教派非常重视宗教的社会性和音乐，虽然说方式可能相当严肃，但是这两点就足以让我享受生活的乐趣了。到



撒切尔夫人传

了星期天晚上，我们的教友经常会来我们家一起吃冷餐，有时我们也到他们家去吃。我非常喜欢听大人们说话，他们谈论的话题很广泛，远远超出宗教或者格兰瑟姆发生的新鲜事，而是包括国内和国际上的政治问题。卫理公会教强调的克制导致了一个预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教徒们在吃饭方面很愿意花去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吃得好点”是人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许多社会活动都是围绕着茶会或者晚餐会开展的。教堂也经常组织活动，目的是为了年轻人高兴，或者是出于各种目的而搞的募捐活动。

坦率地说，在卫理公会的各种活动中，音乐是我最喜欢的。在主日学校举办周年纪念活动时，我们还要唱专门的赞美诗。我总是期待着凯斯蒂温和格兰瑟姆女校的合唱以及演出前几个星期的排练。我们教堂的合唱队尤为出色，每隔一年我们都要演出一场清唱剧。上演的节目有亨德尔的《弥赛亚》，海顿的《创世纪》或门德尔松的《以利亚》。我们还专门从伦敦请来专业的歌唱家来演唱最难的独唱部分。但是，让我体验最深的是严格的训练和练习能够开发出潜在的音乐天赋。我们家也参加了一个音乐社团，一年要举行三到四次小型的音乐会。

我们家也算是一个音乐世家了。从五岁时起，父母就安排我去学钢琴，我母亲自己也弹钢琴。实际上，我弹得还不错。并且，幸运的是，我有非常棒的老师，还在当地举办的音乐会上多次获过奖。另外，我用的那架钢琴还是我在北安普敦的伯祖父约翰·罗伯茨制作的呢。他还制作教堂用的管风琴。在他家的花园里，有一个像洞穴一样的谷仓式的建筑，里面放了两架他自己制作的钢琴。十岁时我去看望他，让我激动异常的是，他还允许我在其中的一架琴上弹奏。但是，让我感到伤心的是，十六岁时为了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我不得不停了音乐课。更让我觉得遗憾的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弹过钢琴。但不管怎样，那时候我们在家里开晚会时总是由我来弹奏钢琴，而父亲（他是一个很好的男低音）和母亲（她是女低音）以及朋友们有时也会唱一些他们喜欢的老歌，如《圣城》、《失去的和弦》以及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等人的作品。

童年时代最让我感到兴奋的事也许是到伦敦旅行了。那年我十二岁，在母亲的一个朋友的照看下乘火车抵达了王十字车站。我们家的两个要好的朋友斯金纳牧师夫妇到车站来接我，之后我在伦敦的日子也是由他们来照料。伦敦给我的第一印象真是太深刻了：王十字车站本身就像一个巨大的人群拥挤的山洞，而城市的其他部分也令人眼花缭乱，不愧为一个商业和帝国的首都。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外国人也是在伦敦，他们中有的还穿着印度和非洲传统的民族服装。川流不息的车辆和

第一章 在乡村度过的童年岁月



熙熙攘攘的行人都让我兴奋不已。伦敦的建筑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很多建筑都被烟熏黑了，所以呈现出一种黑色的宏伟和庄严，这也在不断地提醒我自己正置身于世界的中心。

斯金纳夫妇带我去了伦敦所有主要的景点。我在特拉法加广场喂鸽子，我还坐了地铁——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一次稍稍有些害怕的经历；我参观了动物园，在那里骑了大象，还被爬行动物吓得直往后缩——这一点可能预示着我以后与舰队街的关系。牛津街让我很失望，比我想像中的城市大道要狭窄得多；我还到圣保罗教堂去朝圣，约翰·卫斯理皈依基督教的那天上午曾在这里做祷告；当然，议会和大本钟是肯定要去的地方，这些地方确实名不虚传。我还去了唐宁街，但我没有哈罗德·威尔逊年轻时那样有预见性，并没有在唐宁街十号门前照相留念。

伦敦之行中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无比快乐，但最为高兴的还是第一次参观位于路易沙姆的卡特福德剧院。在那里，我们观看了西格蒙德·龙伯格的著名音乐剧《沙漠之歌》。在观看演出的三个小时中，我完全沉浸在另外一个世界，像剧中的女主人公一样被勇敢的红色幽灵带走了。我非常喜欢这个音乐剧，我购买了它的乐谱在家里弹奏，不知道弹了多少次了。

伦敦真是让我难以割舍，而斯金纳夫妇也是如此。他们对我那么好，热情的款待让我想起了塔里兰的话：生活是多么的甜蜜。

我们的宗教并不仅仅包括音乐和社交方面的内容，在知识方面也富有启发性。传教士们都有着独特的个性和鲜明的观点。在我们镇上，卫理公会教徒以及不信奉国教的其他新教徒在政治上一般都有些偏左翼，甚至是和平主义者。在组织1935年的“和平投票”时，格兰瑟姆镇上的卫理公会教徒们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向选民们散发长长的调查问卷，并且后来据此宣布绝大多数人都“赞成和平”。这一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感动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无据可考，但是我们罗伯茨一家对此却有自己的看法。和平投票是一个愚蠢的想法，国家没有及时地重整军备从而阻止并最终打败独裁者，和平投票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在这一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上，我们家是坚定的保守党人，因此属于少数派。我们的朋友斯金纳牧师是和平投票的热情支持者。他是最善良而又最圣洁的人，多年以后他还为我和丹尼斯在伦敦的卫斯理教堂主持了婚礼。但是，个人的品德并不能代替政治上的固有观点。

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要去教堂听讲道，这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有一个公理会的牧师蔡尔德应邀到格兰瑟姆布道，他向我清楚地阐述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先进的理念：不管父亲（和母亲）有什么罪过，都



撒切尔夫人传

不应该因此而迁怒于他们的子女。我至今仍记得他曾谴责法利赛派,因为他们把非婚生育的孩子都视为“非法私生子”。镇上所有的人都知道有些孩子是私生子,所以,听了蔡尔德牧师的布道后,我们也都因为自己对这些孩子另眼相看而感到内疚。时代不同了,我们也应当为这些孩子摘掉私生子的坏名声,对他们的父母也应如此——尽管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有更多无人照管的穷孩子。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办法,以便把基督教的仁爱与制定合情合理的社会政策结合在一起。

战争爆发后,死亡好像离每个人都更近了,因此布道和祈祷也就更有意义了。在不列颠之战之后的一次布道中,这位牧师说:“总是要由少数人来拯救大多数人。”而耶稣和他的十二门徒就是这些少数人。另一次布道的主题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历史表明,只有那些在深重危难之际出生的人才能够应付下一次重大的危机。这体现了上帝仁慈的天意,不管目前的情况多么艰难,对未来都要持有乐观的态度。这些在教堂里灌输给我们的价值观念在我们家里也确实得到了忠实的再现。

勤奋也是我们家强调的品行之一。我们家的人从来都不懒散——一方面,懒散确是一种罪过;另一方面,我们总是有那么多的活要干;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们本来就是勤快人。我前面曾提到过,只要店里忙,我随时都会下去帮忙。同时,我还向母亲学到了另外一点:尽管她每天都要在柜台后面站那么长时间,但她仍然能把家务做得很好,每件事情都安排得像钟表一样有条不紊。战前我们家有一位女用人,后来还请了一个女工,每周隔两三天来帮我们打扫一次房间,但大部分的家务还是我母亲自己做,而且,那时家里的家务当然要比现代家庭要多得多。她还教我怎样正确地熨烫男衬衫而不会把上面的刺绣烫坏。她把又大又平的熨斗放在火上烧热,还告诉我一个秘密:只需把大约像六便士的硬币那么大小的一块蜡涂在熨斗上,这样烫出的亚麻衣物效果就会特别好。上中学时我们学校还开了家政课,这在当时的确很不寻常。我们要学各种家政——从正确的洗衣方法到管理家庭财务,这样在家务事上我就能帮上更多的忙了。我们在北帕拉德的家不仅每天、每周都要打扫,而且每年春季还要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为的是把平时打扫不到的死角弄干净,连地毯都要揭起来拍打拍打。家里的红木家具都是母亲在拍卖行举行拍卖时买回来的,质量很好,我们要先用温水兑上醋把它们擦洗干净,然后再上光。同时,我们也趁着每年春天的这次大扫除来盘点店里的存货,所以这段时间通常会忙得喘不过气来。

我们家从不浪费东西,生活上也总是量入为出。你对另外一个家庭的最差的评论莫过于说这一家是“吝啬鬼”了。但是,正因为我们已经

第一章 在乡村度过的童年岁月



习惯了这种节俭的生活，所以很容易就适应了战时的配给制。听广播的时候，我们还会记下一些家常菜的做法，如“伍顿爵士土豆饼”——这是以战时的粮食大臣的名字命名的一道菜。母亲是个出色的厨师，而且也很会搭配。每周她都会做两次烧烤大餐：面包、酥皮糕点、蛋糕，还有馅饼等。她自制的面包颇有名气，就像她做的格兰瑟姆姜饼一样享有美名。战前，我们每个星期天都要做烤肉，星期一吃冷切肉，星期二炸肉饼。而在战争期间，星期天的烧烤变成了几乎没有肉的炖菜，或者是通心面加上干酪烘成的布丁了。

当时，像格兰瑟姆这样的乡下小镇也有自己的私人慈善机构网络。临近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店里准备一百五十多个小包裹，里面装有罐头肉、圣诞糕点以及布丁、果酱和茶叶等，这些小包是格兰瑟姆最有实力的社会慈善机构之一——扶轮社为那些贫困家庭购买的。星期四或星期天做了烤面包之后，我们也总是送一些给孤寡老人或病人。作为小镇上的杂货商，我们很了解我们顾客的处境。

穿衣对我们家从来都不成问题。母亲曾经是个专业裁缝，我们穿的大部分衣服都是她缝制的。当时有两家很好的店专门提供衣服样式，一家叫“时尚”，一家叫“巴特里克”。在格兰瑟姆和诺丁汉的减价市场上，我们可以用便宜的价格买到质量最好的布料，所以我们的衣服真是物有所值。并且，用格兰瑟姆当地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衣服还相当时髦呢。我父亲当镇长的那年，母亲为我和姐姐都缝制了新衣服，姐姐的衣服是蓝色天鹅绒的，我的则是深绿色天鹅绒的。另外，母亲也为自己缝制了一件黑色波纹丝绸长外衣。但是在战争期间，人们都非常节俭，我们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们，她从来不把用过的旧棉线扔掉，而是重复使用。这让我们大吃一惊，而她却说：“我认为我有义务这么做。”从那以后，我们家也开始这样做了。我们信奉卫理公会教，可不能徒有虚名。

我没有其他孩子那么多的空闲时间，但我喜欢走远路，而且经常是独自一人。林肯郡的大部分地区地势都很平坦，但格兰瑟姆却不同，它坐落在一个小山谷中，四周小山环抱。我喜欢乡村的美景，也喜欢静静地独处，任自己的思绪陶醉于周围的环境之中。有时我会沿着曼索普路走出小镇，然后插到镇的北面，再顺着大北路回来。有时我漫步走上霍尔山，学校在战争期间曾放假一周，我们就到山上去采集蔷薇果和黑莓。下雪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到山上去滑雪橇。

虽然我后来很快就学会了游泳，而且上学期间还曾打过一阵子曲棍球，但总的来说我参加的体育活动不多。在家里我们也玩一些普通的游戏，如“垄断和陷阱”，这种游戏模仿的是芝加哥商品交易市场的情景，玩